

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宋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宋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称，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宋子文。他们利用宋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宋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宋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宋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宋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宋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

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宋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

7月12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并与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托他带来的消息非常明白：立即驱逐鲍罗廷和共产党，同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早就决定在7月15日的会上正式“清除”共产党，因此，主要条件已经具备。蒋介石这份最后通牒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试图迫使宋庆龄和她的同僚们向他屈服。

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满心厌烦，但她现在还要私下会见宋子文。宋子文向她转达了母亲、两个伶牙俐齿的姐妹和喜欢唱希腊式哀歌的孔祥熙等人表达的各种强迫、威胁和颠覆性的话。然而，宋庆龄坚定地告诉弟弟：不行，她不会跟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国民政府垮了，她将回到上海，在那里继续跟蒋介石斗争。

多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一份

文件。这份文件显然是在宋庆龄和一位美国朋友的谈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显示，宋子文当时吓坏了，他坚持带着宋庆龄离开了位于长江岸边的住所，一起到外面散步。远离了那栋住宅和监视那里的人后，宋子文拉着姐姐的手，让她打消返回上海的念头。他低下头，小声告诉宋庆龄她目前有生命危险，可能会有人从背后对她使刀。宋庆龄听了大笑起来，但宋子文却一再坚持说，宋霭龄已经“像前几次一样，计划暗杀她”。

尽管这些话让人听了感到心寒，并且还面临着被自己的亲姐姐暗杀的危险，但宋庆龄仍然顽强不屈。

宋庆龄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的婚礼扫清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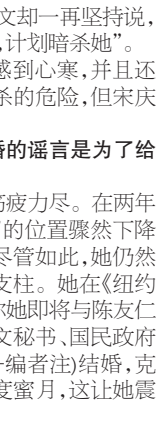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第一夫人”的位置骤然下降至一个流亡国外的寡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有力支柱。她在《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称她即将与陈友仁（曾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编者注）结婚，克里姆林宫也准备让他们去度蜜月，这让她震惊不已。

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向她“即将到来的婚礼”表示祝贺，她才得知还有此事。蒋介石阵营中的某个人——也许是她的姐姐宋霭龄，决心破坏宋庆龄的声誉。

宋庆龄对此消息感到如此震惊，以致身体都垮了。她病了三个周，身体刚刚有所好转，报纸上又传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小妹宋美龄准备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她在痛苦中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很显然，她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一桩婚事的重要性来凸显另一桩婚事的重要性。

(13)

宋氏家族



张衡会不会在那个时代产生“摇”的灵感?

冯锐选择了重新探索“张衡地动仪”的奥秘。首先，冯锐根据王振铎的论文来推算当年陇西地震的烈度。推算下来，能够触发在京师洛阳的倒立棍倾侧，地震最低烈度应为5度。

但如果是这样的烈度，洛阳肯定地面晃动，人畜惊逃。显然这样的结果大大违反了《后汉书》中记录的“一龙激发，而地不觉动”。

而要达到人没反应而“地动仪”有感应，按照王振铎的设计，那根核心部件“倒立棍”，也就是《后汉书》里记录的“都柱”，要高达2米，但直径只能是1.5毫米。根本就不可能站得起来。

那么就只能证明一点：王振铎设计的地动仪的核心部件——“都柱”不合理。这一点给了冯锐非常大的启发。冯锐突然意识到，外界所有对张衡地动仪的质疑，并不是张衡的那台机器错了，很有可能是王振铎的设计错了。

随后，冯锐又读了不少史书，发现那个时候对地震的记载，经常用一个“摇”字，包括皇帝诏书上也写“地摇京师”，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地面是摇晃的。那么，地动仪的原理，是否并不是利用“酒瓶子倒下”的原理，而是“悬挂的吊灯晃动”原理？而后者就是现代地震学之父，英国人米尔恩创立的“悬垂摆理论”。

但问题又来了：米尔恩创立的理论，距今也就100多年，张衡在1800多年前就想到了吗？

从出现这个念头开始，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冯锐，就一头扎进了完全陌生的考古学领域中，开始查证汉代的物质基础——张衡会不会在那个时代，产生“摇”的灵感？

在大量出图的汉代石刻和文物中，冯锐发现，当时已有大量悬挂物存在，而“地摇京师”时，这些悬挂物肯定都在摇。冯锐认为，那个时代的张衡也许还不能准确描述地震波的性质和惯性原理，因此在《后汉书》

中，也就没有详细描述“都柱”的运动方式。但古人却巧妙地用“樽则振龙机发吐丸”这八个字，把地动仪机械联动的先后顺序写得清清楚楚。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张衡当时认识到“悬垂摆”的理论，是有物质基础的，受启发是可能的。

新复制的地动仪是一个真正可以“动”的地动仪

一年之后，冯锐的机会来了——河南博物院发来了邀请。

冯锐的团队，力量一下子增强了。他了解到，地震仪的发明人、英国地震学权威米尔恩是第一个将《后汉书·张衡传》翻译成英文的人，曾大量实验“悬垂摆”以验证张衡地动仪，并且公开宣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震仪是中国的张衡发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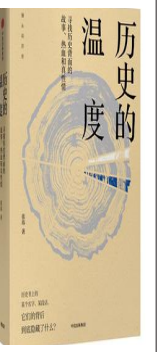
考古领域让冯锐亲临当年汉代放置地动仪的灵台密室，让他对灵台的土质有了直观考察，再一次印证了当年张衡是利用灵台相对疏松的土质，达到放大地震信号的目的。有关方面调来了陇西历次的地震波形图，让冯锐一一用数据对应。

2005年3月，冯锐的课题组拿着复制出来的地动仪，开始接受全面的检测。经过连续7天168小时的强干扰实验，新复制的地动仪，数据准确，且没有一次误触发。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新的地动仪模型与观众见面。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动”的地动仪。

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时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就排除了其他的干扰，如很重的关门、汽车过境的震动、巨大的炮声等。

(8)



耶路撒冷的耶稣也不会想到，当年弄死他的罗马，彻底把他当成了唯一的神

后面的皇帝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没有太大的作为，一个死于食物中毒，一个死于对日耳曼人的防御战中。等到再下一任皇帝瓦伦斯的时候，公元378年，数十万日耳曼的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不要命地杀人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的防线被攻破，可怜的瓦伦斯面对哥特人的进攻毫无招架能力，最终被哥特人放了一把火活活烧死了。

随后，狄奥多西一世继位，面对战乱不断，人人希望救赎的残破罗马，他颁布了“萨洛尼卡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所有的罗马信仰都被视为异端，这种一神论的宗教比任何传统信仰都要排外。很快，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关闭，大量的罗马神庙被视作异教徒的产物被拆毁，这种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的希腊罗马神明开始逐渐消逝在这个原本属于他们的大陆上。而耶路撒冷的耶稣也不会想到，当年弄死他的罗马，彻底把他当成了唯一的神。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逝世，皇位传给了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霍诺里乌斯，分管东西部分，罗马帝国彻底分裂。同年冬天，东罗马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蛮族的袭击，这次可不是以前熟悉的日耳曼人，而是一群见都没见过的鬍子人、黄皮肤的野蛮人，他们终于知道了哥特人为什么发疯般的攻入了罗马。

这个蛮族被称为“HUNS”，翻译过来称为匈人的游牧民族。他们杀垮了不可一世的哥特人，带着大量的塞种游牧部落“阿兰”的士兵进入了欧洲大陆。匈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部落，现在谁也说不准了，曾经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匈人就是被汉朝彻底赶到康居后就不见记载的北匈奴。

历史上我们的西方出现过几个白人部落，一个是汉武帝伐大宛之后归顺的乌孙，一个是乌孙西部的康居，再往西就是我们记载的“奄蔡”了。康居大家都比较熟悉，西汉时陈汤因北匈奴单于控制了康居，还和康居打了一仗，杀了郅支单于后发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后来阿兰脱离了康居的控制并大幅扩张，成了个地跨亚欧的大部落。同样，北匈奴在东汉时被耿秉、窦宪打跑后，也到了康居，之后就没了音讯。

到南北朝时期，《北史》里却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但历史上的粟特其实是一群活动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商人部落，并不是奄蔡，也不在康居西北，所以“粟特国”很可能是因为史官搜集信息错误导致的。这里说“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说明确实阿兰是被灭了国，但这个史官连奄蔡和粟特都搞不明白，这个匈奴是不是“匈奴”，就值得怀疑了。

所以直到现在，“匈人”这群黄种人游牧民族到底是不是当时被东汉打跑的北匈奴，还没有确凿的根据，尤其是根据罗马人对匈人的描述，这群人个子矮小，胡须稀少，文化极其野蛮，完全不是我们描述的身材高大、大胡须并且有较完善政治制度的匈奴。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群匈人肯定来自东方，若合理推断的话，他们和匈奴的迁徙也大有关系，而匈奴本身就不是单一部落，而是一个巨大的部落联合体的泛称。

总之，匈人确实带着大量的阿兰兵灭掉了不可一世的东哥特，日耳曼人终于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野蛮了。东哥特王国被灭，在德涅斯特河西的就是东哥特的同胞西哥特，他们在河边打算算死匈人，结果这群匈人智商还不低，他们一边佯攻，一边绕到了河对岸，西哥特人遭到惨无人道的追杀，这才有了前面那一幕，西哥特人攻入罗马防线，罗马此后再也无力控制下面的行省，最终分裂为东西罗马。

把日耳曼人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的匈人控制了莱茵河以东的大量地盘，日耳曼人大量归附匈人，这群人在日耳曼和罗马交界的潘诺尼亚平原（现匈牙利）站稳脚跟，开始不断威胁东罗马帝国。而西罗马这时被日耳曼人和匈人压榨得更惨，两个罗马就像当年的北宋、南宋给“岁币”一样，必须要交大量的财物维持和平。同时，西罗马也继续引狼入室，雇佣了大量的日耳曼人。

公元410年，西罗马帝国迫于压力，将驻守在不列颠尼亚的军队全部撤回欧洲大陆，罗马对不列颠将近400年的驻军宣告结束，不列颠仅存的凯尔特人终于解放了出来。而勃艮第、西哥特这两个日耳曼大部落，也渗入高卢和西班牙，成为罗马无法约束的势力。

同时，日耳曼的汪达尔人阿斯丁都因匈人的强势推进，只能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区，连意大利都保不住的罗马就更别说管这群人了，随后这群蛮子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

(完)

在那个很小的区域内，游动着平时一般分散在各地的大鱼。对于渔民来说，无异于瓮中捉鳖。2001年，在小开曼岛，渔民第一次发现产卵的集群，那里大约有7000条拿骚石斑鱼。两年之后，那里只剩下了约3000条。一些渔民用简单的线钩就捕走了超过一半的种群。

为什么拿骚石斑鱼的数量锐减？一部分原因必然跟它们对性聚会的执着有关。如果拿骚石斑鱼像人一样，那么在看到派对里人越来越少后，将会抑制参与群体性地生产精子和卵子（合称配子）的欲望——场所产生的诱惑感需要高质量的参与者。像石斑鱼白夜计划的首席研究员布赖斯·塞门斯博士打的比方：“这就像来到一个地下酒吧，只能看到几个大喇叭在那里闲逛，但他们并不是你想要与之交流液体的那类人。”

但是，拿骚石斑鱼不管这些。塞门斯和同事的研究表明，随着数量的下降，拿骚石斑鱼会继续寻找同类来跟随；它们继续在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在岛礁的同一个地点现身，甚至会逗留更久。群体中鱼越少，成体在聚会上花的时间就越多。

研究人员仍然不知道为什么随着种群萎缩，个体的逗留时间反而延长。可能它只是想再待一会儿，等待一两条约特别好色的鱼现身，然后开始派对。或者可能产子需要鱼群有一定的密度，所以鱼群要等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开始。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理解它们为什么要逗留，以及更小型的聚会上，产子情况看起来会怎么样。然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剩下的拿骚石斑鱼会继续寻找并形成集会，即使它们数量骤减。这为渔民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去捕捞。

好消息是产子集会的研究机构正在增长。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政府通过权衡短期捕捞收益和鱼的种群健康的长期利益，可以制定更加明智的政策。

双髻鲨交配过程极少被观察到，但是如果你能看到就会发现，它就像自由落体的慢动作一样

雌性黄貂鱼(sting-ray, 赤, 音“虹”)没有地

方可以隐藏。她们虽然尽可能把自己埋在沙里，但巡游猎爱的雄性在寻找配偶方面有第六感：他们可以定向追踪她的心跳。

跟别的生物一样，雌性平时的身体活动，会发出电脉冲信号。在圆(round stingray)中，雄性极其敏感的电磁感应系统可以精确调准到雌性信号频率。在海底掠过的时候，雄性感应到了雌性的位置，摇摆着来到她的上方，拍动他的双翼把沙子一扫而光，好吧，剩下的就简单了。

鲨鱼作为鳐形目(即属鳐形目)的近亲，同样可以用电磁波来寻找配偶，距离甚至更远。拿双髻鲨(hammerhead shark, 又名锤头鲨)来举例，众所周知，水下山脉附近会聚集大量鱼群。水下山脉是从开阔海域中间的海底升起来的，叫作海底山，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交配和觅食场所。锯齿状的斜坡提供了栖息地并改变了周围的水流，形成了上升流和涡流，从而困住了浮游生物和幼虫——简直是路边流动的美食盛宴。这些条件可以让海底山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远远超过附近水域，并为它们提供了休息站点，让广大的远洋(外海)物种相遇和结合。尽管它的地形特别，但是，这样的海底山对于巨碗状的大洋盆地来说还是显得非常微小。双髻鲨，像海龟和海鸟一样，可以通过跟随看不见的地图找到这些热点，得益于它们感知地球磁场的能力。

每年，鲨鱼都会探访加利福尼亚湾的埃尔巴雷萨斯皮里图桑托海底山。水流环绕着山峰，可以多达几十头。这些鱼群多数由雌性组成，较大的、生理成熟的雌性处在中心，她们将小型、年轻的雌性挤到外围。对于雄性双髻鲨，这样的结构为选择对象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他们会直冲靶心。

鲨鱼专家彼得·克利姆利博士二十多年来一直追踪双髻鲨的活动。他见证了成熟的雄性冲进鱼群中心与正在巡游的大型雌鲨交配。交配过程极少被观察到，但是如果你能看到就会发现，它就像自由落体的慢动作一样。在中层水域，雄性围着雌性，两者同时下沉。这对鲨鱼盘绕着，头朝下坠向崎岖的礁石。当它们标志性的锤状头触碰到岩石后，两条鲨鱼便挣脱彼此，然后各自游走。

(4)

